



伤心之城

滇池丛书肆

Dian Chi Cong Shu

张庆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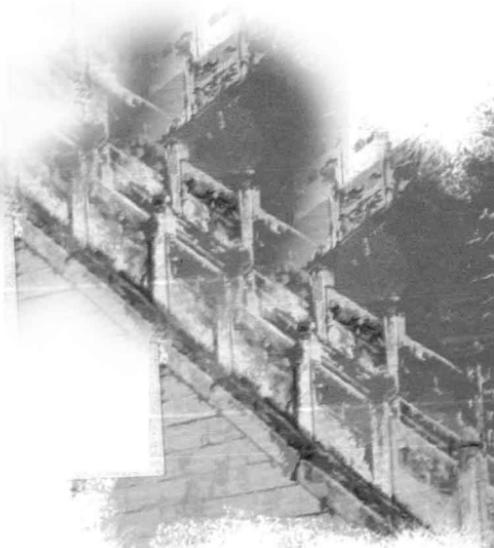
云南民族出版社

伤心之城

张庆国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心之城/张庆国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8

(滇池丛书.第4辑)

ISBN 7-5367-2995-2

I. 伤... II. 张... III.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4690 号

丛书策划	冉隆中
责任编辑	钟华强
装帧设计	付韶辉 张 群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82.5
总 字 数	2130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 000(套)
总 定 价	222.00 元(全 10 册)
书 号	ISBN 7-5367-2995-2/I·646

滇池丛书

《滇池》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君正

副主任 张维新

委员 陈乐

罗英华

李霁宇

李永坤

主编 李霁宇

执行主编 冉隆中

编委 刘廷昌

张庆国

序一

讴歌人民 繁荣文艺

杨崇勇

七彩云南，飞花春城，
大江湍流，高山雄阔，湖泊
澄碧，峡谷险峻，水如柔情
少女，山是铮铮铁汉。

为开掘我们脚下这块热土人文和自然的深层内涵，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各族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在这秋风送爽的金色十月，《滇池》丛书在我市有关部门和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编辑出版并和读者见面了。这不仅是昆明文艺界繁荣兴旺的一大盛事，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优秀的文化推动经济

DIAN CHI GONG SHU

发展的一次集团阵容的检阅。

这套丛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用饱满的激情，生动的艺术形象，鲜明的地域特色，热情讴歌了慷慨哺育着我们的高原大地。

这是一块美丽、富饶、神奇的土地。滚滚大江流淌着雄峻豪壮的高原大地的壮丽史诗，巍巍群山高耸起不屈不挠的西部民族的伟岸头颅。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观，悠久灿烂的厚重历史，博大精深的青铜文明，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及一代代坚毅、顽强、勇敢地和严酷环境抗争着的、不断创造着崭新历史的大山汉子和高原女人……为我们的文艺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这是一块英雄辈出的可歌可泣的土地。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从这里起航，七次下西洋，震惊世界，辛亥革命先驱蔡锷等同盟会革命党人，聂耳，以高原儿女高昂的澎湃激情，擂响了中华民族血肉筑就的高亢进军旋律；抗战时期，一大批蜚声中外的科学文化巨匠精英汇聚西南联大，思考和创造着中国的明天；“飞虎队”那画着鲨鱼图案的战斗机群从这里腾起，多少援华抗日参战的美国青年，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驼峰航线”……这块文化积淀深厚、创作资源丰饶的沃土，值得我们的文艺家倾尽毕生才

华，为之大书特书。

这是一块鲜花盛开民族团结狂歌劲舞的土地，是文学创作的宝地、歌舞的海洋、美术摄影的天堂。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歌曲《小河淌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舞蹈《阿细跳月》等享誉中外的优秀作品，早已融入高原大地的交响乐章，而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年轻的作家踊跃深入工矿、农村、部队、边疆，写出的大量深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又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亮起了一道道斑斓绚丽的文化风景线。

文学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不断繁荣，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是这个地区文化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恒久的驱动力。综观历史的长河和当今的世界，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有没有健康的、高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熏陶滋润，其结果必然是大不一样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是各种艺术的母体，是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份。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春天的喜雨，悠悠润物细无声，在悄悄的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人们高尚的情

操，确立崇高的理想，磨励人生的信念，锻造民族长城的刚毅魂魄。一个热爱文学的民族，必定是有理想，有爱心，有品位，高素质，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开拓进取，坚韧不拔，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民族。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推开窗户，八面来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面对着革新与守旧、开放与封闭、文明与愚昧、新生与毁灭、人性和反人性以及伴生而来的民族心理的阵痛或喜悦、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阳春白雪与雅俗共赏，主旋律和多样化，高品位和面向市场，如此等等，都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新课题。作家们只有与时俱进，开拓视野，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宏观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准确地洞悉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历史和现实，思想的光芒才能点亮生活，才能立足现实，关照历史，反映时代，讴歌人民，创作出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无悔于这块热土的文学精品。

和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样，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2004年8月5日



再创昆明文学新辉煌

王君正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的季节，昆明的一批作家、艺术家用集体出书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创作成就，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丰富昆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奉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也为共和国55周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昆明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值得书写和礼赞的地方。回眸昆明文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珍藏着令前辈眷顾，今后人仰慕的一次次辉煌。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在西南联大的旗帜下，这里

曾聚集过许多中国当时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巴金、朱自清、钱钟书、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吴宓、冯友兰、金岳霖、陈梦家、李广田、刘澍德等等，这些辉煌的名字，连同他们纪写昆明和云南生活的辉煌的作品，都将永远成为昆明文学史册上的一份骄傲。随着进军大西南的隆隆炮声，西南高原上走来了有着虎虎生气的军旅作家：苏策、徐怀中、冯牧、公刘、白桦、彭荆风、季康、公浦、周良沛、饶阶巴桑等，这一群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军旅作家，创造出了大批反映云南边地的作品，令当时和后世为之瞩目，云南边塞诗派在这里诞生，云南风情小说从这里起步，一批影响海内外的表现云南边地生活的电影作品，也在他们手中完成；几乎与此同时，云南本土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成名的一批作家的入盟，使50年代的昆明文学创作格外醒目耀眼，李乔描写大小凉山彝族同胞翻身解放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李广田脍炙人口的描写圆通花潮的优美散文、刘澍德表现滇池沿岸变革时代新旧人物的现实主义杰作等等，所有这些成就，汇成了昆明文学的一座座高峰，至今仍使人感怀不已。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文学新时期的到来，昆明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高原红土诗、边地小说、南疆儿童文学，这些被称为“崛起的

新山脉”的文学种类和文学现象，不仅在云南，就是在全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处于领先的地位。新时期的昆明文坛，可以说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作家群贤荟萃的大好时期。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活跃于昆明文坛的一批宿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至今依然雄风犹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如今成为昆明文坛的中坚，正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而当前又是新人辈出的时期，一大批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底都相当深厚的青年作家纷纷走上文坛，一些少数民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书面文学作家带着山野雄风登台亮相，显示了极大的创作潜力，老中青三代昆明作家置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于现代新昆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和文艺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从人民群众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我相信，昆明的作家和艺术家一定会创作出无愧于这座光荣城市、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当前，昆明文学事业的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昆明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省政府确立的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总体思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这为昆明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要繁荣文艺创作，发展

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强市,就必须紧密结合新昆明建设的崭新布局,发掘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一点一滴地积累,在抓好作品数量的基础上提升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和水平。同时,进一步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全面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昆明的文化事业。

昆明市文联以出入出书为切入点,集中组织出版老中青三代作家共同参与的系列丛书,形成规模效应,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衷心希望昆明市文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总结,从整体上提升昆明文学艺术创作水平,突出抓好文学艺术原创作品的思路和办法。昆明的文学艺术要再创新辉煌,力争为昆明的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推动昆明和云南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真**

2004年8月11日

目 录

序一 谱歌人民 繁荣文艺 杨崇勇

序二 再创昆明文学新辉煌 王君正

1 灰色山岗

66 月光如梦

114 伤心之城

154 弹钢琴的鼠县女孩

199 完美的爆炸

232 一只猫过黑夜

246 伤心之城代后记

【灰色山岗】

—

死亡的风暴在二十年中一次次惊袭，使父亲和四个哥哥的灵魂先后销声匿迹，复归于静穆不语的堂狼山灰色山岗，化为漫山遍野凄惶的酸浆花，孤儿小洋芋从此变成被肚子逼得走火入魔的亡命汉子。某种尘封于堂狼山绵绵历史的启示，一抹气味强烈又无影无踪的烟云，却又堵塞于他的心灵黑洞之中，无法驱散，那启示操纵着他乖戾的命运，使他对祖宗赐给的这团生命精血十分爱怜。生存的渴望和虔诚的绵延香火的信念使他在颠沛流离的不尽苦难中始终如一地保持脑袋清醒，渴望找到金光灿灿的大票子和能生育子孙万代的女人，找到一个弥漫着柴火味甜言蜜语供着列祖列宗的整齐灵位的栖身之所。八年的饥饿煎熬和十二年中死亡的绞杀，地狱丧钟无数次沉沉响彻山谷，他这颗滇东北风狂土薄的凶险之地中吉星高照的种子，得到了一次次躲避灾难的机缘，获得苦苦挣扎抽枝发芽的时间。二十年在他的生命史中移动得缓慢而令人焦虑，一颗渺小的种子渐渐在刻骨铭心的企盼中长大了，摇身一变成长成身子像酸浆花根须般孱弱但脑袋精明口齿伶俐的模样。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时间创造了堂狼山和散落于山间的村寨创造了皇帝和土匪、美女和英雄乞丐和骗子，创造了早已在堂狼山绝种的狼，以及无数惊世骇俗的神话。

经历了人与饥饿搏杀的残酷抗争，小洋芋锻炼出一种超人的本领，一顿可以风卷残云吃光一只羊半只猪或二十公斤烧洋芋，



然后便十天半月趴到山上树木稀疏的林子中晒太阳，沉沉大睡，在风光无限的美梦中心满意足地旅行。他的贪食能食的绝技后来惊动了堂狼山方圆八十公里山地，名气不胫而走传遍穷村陋寨，甚至使得堂狼山矿区的那个有两条羊肠子窄街的集镇谣言蜂起，矿区的那些心慈手软的婆娘对他纷纷避之惟恐不及，像逃避频发的地震和泥石流灾难一样躲着他，他终于只能靠花言巧语来行骗外乡流民。

原来铜炮枪没有被泥石流淌走的时候，他上山钻林子猎杀过麂子岩羊和翻跟斗逃窜的小兔，还时常摸黑打落柿花树枝桠上爬着的花脸獐。日子蛮顺畅，无忧无虑。花脸獐是一种胆大包天视死如归的笨物，黄昏的溟濛惨淡中出动，爬到树上偷柿花吃，牙齿咬合的声音自信狂妄，吧嗒吧嗒像在哼兽类的古歌，用电筒一照，墨绿色的两粒充满挑衅意味和好奇神情的眼珠便在枝桠间闪闪发亮，射出传说中祖宗坟洞里的那种青幽光辉，把枪照准青幽光辉轰然一放，那笨物就安然地阖上眼皮，沉默着滚下树来。大的花脸獐二十公斤重，恰够他饱餐一顿。他吃尽堂狼山上千种奇花异草和昆虫野兽，最留恋的还是花脸獐那余味无穷的肉香气。

老家的村子叫土洞。早年村后长满莽苍不尽的林子，黄梨树、松树、樱桃树、冬瓜树，祭神用的麻栎树青冈树站满山岗，珍禽猛兽果物奇花取之不竭，在更遥远的冰凉的年代，连绵几架山都是森林，后来开矿人砍树炼铜，滥伐了近千年，就剩土洞村后面的那片小林子了，五年前，土洞村和那片小林子也在一夜之间被泥石流冲走，灰飞烟灭。

其实真的土洞在距村子五公里的一个阴气笼罩的旷达山谷，山谷纵深处有一个潮湿的被各种卑怯的爬地乱草遮严的泥穴，那是土洞村先祖最早的故乡，考古学者曾经从泥穴中挖掘出剑齿虎的牙齿。土洞村的先祖是五个七世纪前从江西来打矿石的汉子，后来那泥穴成了一对从昭通逃来躲着生娃娃的夫妻的伊甸园，那

对夫妻筹划着生满十个娃娃后载誉归乡。山谷里冷冷清清地趴着一些巨大的灰白色岩石，岩石的表层已经风化剥落，斑驳花色颇似兽的五官，使人恍然想起史前寒气嗖嗖的生命。

五年前的那个不祥的夏天几乎成为小洋芋无法抗拒的死期，那是他生命史上的又一次一发千钧之危。那年潮湿的五月降临之后，风便彻夜不息地尖啸，像绝种的狼群又从地下爬出，满山长号狂奔滥突。半月过后暴雨便倾盆而下，十日一阵半月一场，六月初十下午刹那间天色无光，冷寂的山岗上巨岩轰然崩裂，堂狼山吐出一团黑烟豁了口，一声沉雄的哀号从山的崭新而奇长的豁口处飞越出来，两堵峭壁眨眼间被混浊的泥沙长河吞没，滚滚泥浪和炸裂的岩石泻入山谷。泥石流干净利落地杀人，掩埋了土洞村村民和三个寨子的男女，那对躲在山谷泥穴中生第五个儿子的快乐夫妻也被斩草除根，活活埋葬。那是堂狼山山民记忆中最悲壮的一次屠杀。那天下午有三辆拉矿石的卡车两驾迎亲的披红挂绿唢呐悠扬的马车也惨遭厄运，从山岗上小鸟一样飞下来，坠入泥河。欢天喜地的新人马车夫鼓乐手和梦想发财的卡车司机在泥流中拍打着被折断的翅膀，矿山的一座水泥楼房浮在泥浆上颠簸，顺流而下，然后无声地草团一样散开，沉入泥河漩涡。

小洋芋那时已开始了四乡游走的乞讨生涯，所以躲过了那次末日的判决。那天他在堂狼山绝顶张望，心如死灰，背箩里讨来的二十个洋芋全部翻倒滚下山坡，像满地滚着被快刀斩落的头颅，他曲下发软的双腿，跪在战战兢兢的山坡上，双手扯起一把酸浆花，堵住嘴巴，把脸埋到短短的须毛和浓烈的泥土气味中，全身冷汗如雨。

可是死亡的通知还是张贴到小洋芋躲藏的人世角落里来了，小洋芋到底未能躲过这一次厄运。堂狼山矿区的桃花古洞在清晨太阳刺目天地璀璨时被走投无路的小洋芋炸塌了，阳界大幕哧溜挂下，把五十四个找大票子的采矿人和小洋芋统统封在了古洞之

那是一个在堂狼山矿区制造过许多流言蜚语的古洞。

三天之前，曾有一个关于母神狼的风闻零零碎碎地在矿区传播，那风闻似乎与矿区早年的女人不准进洞马血不能涂抹岩石的迷信有蛛丝马迹的联系，那是一个灭顶之灾将会从天而降的暗示。可惜无人理会。

二

人的名字似乎能预示某种吉凶之兆，照此推理，狼女真名叫陈花花，花者俏丽也妇人之命由容貌美丑而定，这该是一个好名字。可是三岁时陈花花因在洋芋地边被狼衔走，几乎丧命兽腹，脖子上留下两排在后来的日子中愈长愈深的乌黑的狼齿印，落得一个狼女的称号，这个喊法经某人脱口而出之后立即在土洞村得到认可，一村人固执地从此只叫她狼女。那时堂狼山遍山爬行着专以人肉为食的狼群。山中有两个几百年专用作丢弃死人尸骨的荒洞，人称“天洞”。那是被矿洞中岩石砸烂脑袋的采矿人和倒毙山道的流浪乞丐的归宿，堂狼山几代野狼均在“天洞”所在的山谷中繁衍。某年地震，“天洞”崩塌，白晃晃一片历历尸骨盘根错节，森然暴露于毒日之下，浓稠尸味大雾般郁积山谷，半年不散。冥冥夜半，十公里外的山道上常会飞出一串串冷嗖嗖的鬼火，把大胆的夜行客攻击得鬼哭狼嚎。狼也食小树上挂着的夭亡婴儿和被土匪枪毙在乱草中的赶马人。堂狼山的狼暴戾残忍且有寻食绝招，对村民挂在树上的死婴情有独钟，上不了树食死婴，便七八只围住小树啃咬苦涩的树干，用利齿把树锯断一拥而上饱食，混战厮抢之中常有一两只狼也被误伤或咬死，于是一道吃光。死婴挂到小树上是山中祭司传授的法术，据说乌鸦啄食夭亡的死婴后，家中晦气可以顺利转移苍天，但狼在饥饿中常常抢